

# 目 录

雪山飞狐 .....	3
鸳鸯刀 .....	231
白马啸西风 .....	287







四人所乘都是关外良马，脚程极快，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后，前面五乘马已相距不远。曹云奇高声叫道：“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”

嗖的一声，一支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，呜呜声响，划过长空，穿入一头飞雁颈中。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数十丈外，四骑马踏着皑皑白雪，奔驰正急。马上乘客听得箭声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。四匹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驹，一受羁勒，立时止步。乘者骑术既精，牲口也都久经训练，这一勒马，显得鞍上胯下，相得益彰。四人眼见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声彩，要瞧那发箭的是何等样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终无人出来，却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四个乘客中一个身材瘦长、神色剽悍的长者微微皱眉，纵马奔向山坳，其余三人跟着过去。转过山边，只见前面里许外五骑马奔驰正急，铁蹄溅雪，银鬃乘风，眼见已追赶不上。那老者一摆手，说道：“殷师兄，这可有点儿邪门。”

那“殷师兄”也是个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着两撇髭须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气派是个富商模样。听那瘦长老者如此说，点了点头，勒马回到大雁之旁，马鞭挥出，啪的一声，抽向雪地，待得马鞭提起，鞭梢已将大雁卷了上来。他左手拿着箭杆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”

三人听到叫声，一齐纵马驰近。那“殷师兄”连雁带箭向那老者掷去，叫道：“阮师兄，请看！”瘦长老者伸左手一抄，

接了过来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“在这里了，快追！”勒转马头，当先追了下去。

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并无行人，追踪最是容易不过。其余二人都是壮年，一个身高膀阔，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，更是显得威武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脸色青白，一个鼻子却冻得通红。四人齐声唿哨，四匹马喷气成雾，忽喇喇放蹄赶去。

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如锦，在这关外长白山下的苦寒之地，却是积雪初融，浑没春日气象。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，淡黄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殊无暖意。

山中虽冷，但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，不久人人头上冒汗。

那高身材的男子将外氅脱了下来，放在鞍头。他身穿青绸面皮袍，腰悬长剑，眉头深锁，满脸怒容，眼中竟似要喷出火来，不住价的催马狂奔。

这人是辽东天龙门北宗新接任的掌门人“腾龙剑”曹云奇。天龙门掌剑双绝，他所学都已颇有所成。白脸汉子是他师弟“回龙剑”周云阳。高瘦老者是他们师叔“七星手”阮士中，在天龙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。那富商模样的老者则是天龙门南宗的掌门人“威震天南”殷吉，此次之事与天龙门南北两宗俱有重大干系，是以他千里迢迢，远来关外。

四人胯下所乘都是关外良马，脚程极快，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后，前面五乘马已相距不远。曹云奇高声叫道：“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”那五人全不理睬，反而纵马奔得更快。曹云奇厉声喝道：“再不停步，莫怪我们无礼了！”

只听得前面一人舌头打滚，啞的一声，勒马转身，其余四人却仍是继续奔驰。曹云奇一马当先，但见那人弯弓搭箭，箭尖指向他的胸口。曹云奇艺高人胆大，竟不将他利箭放在心上，

扬鞭大呼：“喂，是陶世兄么？”

那人面目英俊，双眉斜飞，二十三四岁年纪，一身劲装结束，听得曹云奇叫声，纵声大笑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嗖嗖嗖连响，三支羽箭分上中下三路连珠射到。

曹云奇没料到他三箭来得如此迅捷，心中微微一惊，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与中路射来的两箭，接着一提马缰，那马向上一跃，第三支箭贴着马肚子从四腿间穿了过去，相差只是数寸。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拨转马头，向前便跑。

曹云奇铁青着脸，纵马欲赶。阮士中叫道：“云奇，沉住了气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”纵身下马，拾起雪地里的三支羽箭，果然与适才射雁的一般无异。殷吉沉着脸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果真是这小子！”曹云奇道：“等一下师妹，瞧她更有什么话说？”

四人候了一顿饭功夫，不听得来路上有马蹄声响。曹云奇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我瞧瞧去！”拍马赶回。阮士中望着他的背影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也真奇怪得他。”殷吉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什么？”阮士中摇了摇头，却不答话。

曹云奇奔出数里，只见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，似在雪中寻找什么。曹云奇叫道：“师妹，什么事？”

那女郎不答，忽然站直身子，手中拿着一根黄澄澄之物，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曹云奇走近身去，接了过来，见是一支黄金铸成的小笔，长约三寸，笔尖锋利，打造得甚是精致，笔杆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安”字。这支金笔看来既是玩物，却也可作暗器之用，不禁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那女郎道：“你们走后，我随后跟来，奔到这里，忽然有一乘马从后追来，那马好快，只一会儿就从我身旁掠过。马上乘



客手一扬，抛来了这支小笔，将我……将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脸上晕红，嗫嚅着说不下去了。

曹云奇凝望着她，只见她凝脂般的雪肤之下，隐隐透出一层胭脂之色，双睫微垂，一股女儿羞态，娇艳无伦，不由得胸中一荡，随即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你可知咱们追的是谁？”那女郎道：“谁啊？”曹云奇冷冷的道：“哼，你当真不知？”那女郎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”曹云奇道：“是你的心上人。”那女郎冲口而道：“陶子安？”这话一出口，登时满脸红晕。曹云奇眉间有如罩上了一层黑云，叫道：“我一说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说陶子安！”

那女郎听他这么说，脸上更加红了，泪水在一双明澄清澈的眼中滚来滚去，顿足叫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曹云奇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？”那女郎道：“他是我没过门的丈夫，自然是我心上人。”曹云奇大怒，刷的一声，拔出长剑。那女郎反而走一步，叫道：“你有种就将我杀了。”曹云奇咬着牙齿，望着她微微抬起的脸，心中柔情顿起，叫道：“罢啦，罢啦！”回手一剑，猛往自己心口扎去。

那女郎出手好快，反手拔剑，回臂疾格，当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迸出了数星火花。曹云奇恨恨的道：“你既已不将我放在心上，何必又让我在这世上多受苦楚？”那女郎缓缓还剑入鞘，低声道：“你早知道，是爹爹将我许配给他，难道是我自己作的主么？”曹云奇双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我愿跟你浪迹天涯，在荒岛深山之中隐居厮守，你怎又不肯？”那女郎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哥，我知道你对我一片痴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能不念着你的好处。可是你执掌我天龙北宗门户，若是做出这等事来，天门声名扫地，在江湖上颜面何存？”

曹云奇大声叫道：“我就是为你粉身碎骨，也是甘愿。天塌

下来我也不理，管他什么掌门不掌门。”那女郎微微一笑，轻轻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师哥，我就是不爱你这个霹雳火爆、不顾一切的脾气呢。”

曹云奇给她这么一说，再也发作不得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把他给的玩意儿当作宝贝似的？”那女郎道：“谁说是他给的？我几时见过他来？”

曹云奇道：“哼，这样值钱的玩意儿，还有人真的当作暗器打么？这笔上不明明刻着他的名字？若不是他，又是谁给你的？”那女郎嗔道：“你既爱这么瞎疑心，趁早别跟我说话。”纵到灰马身旁，一跃上鞍，缰绳一提，那马放蹄便奔。

曹云奇忙上马追去，伸皮靴猛踢坐骑肚腹，片刻间便追上了，身子一探，右手拉住了灰马的辔头，叫道：“师妹，你听我说。”那女郎举起马鞭，往他手上抽去，喝道：“放开！给人家瞧见了成什么样子？”曹云奇却不放手，啪的一声，手背上登时起了一条血痕。

那女郎心有不忍，道：“你何苦又来惹我？”曹云奇道：“是我不好，你再打吧！”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手酸，打不动啦。”曹云奇笑道：“我跟你捶捶。”伸手去拉她手臂。那女郎迎头一鞭，曹云奇头一偏，这一次把鞭子躲开了，笑道：“你手怎么又不酸啦？”那女郎板起了脸，说道：“我叫你别碰我。”

曹云奇陪笑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说这金笔到底哪里来的。”那女郎笑道：“是我心上人给的。不是他给，还有谁给？难道是你给我的？”曹云奇心头一酸，热血上涌，又要发作，但见她笑靥如花，红唇微微颤动，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齿，怒气登时沉了下去。

那女郎瞪了他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师哥，我从小得你尽心照顾。你待我真比亲生哥哥还好。我又不是全无心

肝之人，怎不想报答？何况我们……只是，我实在好生为难。你一向关心我、爱护我，现下爹爹不幸惨死，我天龙门面临成败兴亡的重大关头，你怎么反而不肯体谅我了？”曹云奇呆了半晌，再无话说，左手一挥，说道：“你总是对的，我总是错的，走吧！”

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且慢！”摸出一块手帕，给他抹去满额汗水，道：“大雪地里，出了汗不抹去，莫着了凉。”曹云奇心中甜甜的说不出的受用，满腔怒气登时化为乌有，挥鞭在那女郎的灰马臀上轻轻一鞭。二人双骑，并肩驰去。

那女郎名叫田青文，年纪虽轻，在关外武林中却已颇有名声。因她容貌美丽，性又机伶，辽东武林中公送她一个外号，叫作“锦毛貂”。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飞，聪明伶俐，“锦毛”二字，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。她父亲田归农逝世未久，是以她一身缟素，戴着重孝。

两人急奔一阵，追上了殷吉、阮士中、周云阳三人。阮士中向曹云奇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去了这么久，见到什么了？”曹云奇脸一红，道：“没见什么。”双腿一夹，纵马快跑。

又奔出数里，山势渐陡，雪积得厚厚的，马蹄一溜一滑，四人不敢催，松马缰缓行。转过两个山坳，山道更是险峻。忽听左首一声马嘶，曹云奇右足在马镫上一点，斜身飞出，落在一株大松树后面，先藏身形，再纵目向前望去。只见山坡边几株树上系着五匹马，雪地里一行足印，笔直上山。曹云奇叫道：“两位师叔，小贼逃上山啦，咱们快追。”

殷吉向来谨慎，说道：“对方若是故意引诱咱们来此，只怕山中设了埋伏。”曹云奇道：“就是龙潭虎穴，今日也要闯他一闯！”殷吉听他说得鲁莽，颇为不快，向阮士中道：“阮师兄，

你说怎的？”阮士中还未答话，田青文抢着道：“有威震天南殷师叔在此，就有再厉害的埋伏，也不用怕。”殷吉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瞧他们神情，走得极是匆忙，似乎又不是设伏。这样吧，”手指右首，说道：“咱们从这边绕道上山，转过来攻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”曹云奇叫道：“好，此计大妙！”

殷吉等都下了马，将马匹系在大松树下，翻起长衣下襟缚在腰里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从山坡右首上山。这一带树木丛生，山石嶙峋，行走甚是不便，但多了一层掩蔽，却不易为敌人发觉。五人初时鱼贯而行，一个紧接一个，时候一长，渐渐分出了功夫高下。殷吉与阮士中并肩在前，曹云奇堕后丈余，田青文与周云阳又在后数丈。曹云奇心想：“殷师叔是南宗掌门，号称威震天南，不知他南宗的功夫与我北宗到底谁高谁低？今日倒要要领教领教。”一提气，足下加劲，倏忽抢在殷阮二人前头。

只听殷吉赞道：“曹世兄，好俊身手啊，当真是英雄出在年少。”曹云奇怕他追上，不敢回头，只道：“请殷师叔多加指点。”口中这么说，脚下丝毫不停，奔了一阵，似乎听得脚步声息，回头一望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殷吉、阮士中两人就在他身后不远，忙加快脚步，急冲数丈。

殷吉微微一笑，不疾不徐的跟在后面。山上积雪更厚，道路崎岖，行走自是费力。只过了半支香功夫，曹云奇渐渐慢了下来，忽觉后脑微微温热，似乎有人呼气，正要回头，右肩上有人轻轻一拍，听得殷吉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加把劲儿！”曹云奇一惊，提气向前猛冲。这一冲虽把殷阮两人抛下了十多丈；但已然心浮气粗，头上冒汗。他伸袖一擦额上汗水，想起刚才田青文给自己擦汗的情景，嘴里间不由得露出微笑，但听得背后踏雪之声，殷吉两人又赶了上来。

殷吉见曹云奇这么一冲一慢，早知他轻功远不是自己对手，

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声不响的并肩而行，自己跑得快，他也快，自己跑得慢了，他跟着放慢脚步，看来尚是游刃有余，未尽全力，心道：“你们师叔侄俩今儿考较老儿来着。”当下猛吸一口气，施展数十年勤修苦练的轻功，在白雪山坡上宛似足不点地般滑了上去。

天龙门创自清初，原本一支，到康熙年间，掌门人的两个大弟子不和，待掌门人一死，便分为南北两宗。南宗以轻捷剽悍为尚，北宗却注重沉稳狠辣。两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，使用之时，却颇有异处。这上山的轻功原是南宗所擅，殷吉人虽肥胖，一施展本门心法，竟然矫捷胜于猿猴，片刻之间，已赶出曹云奇一里有余。阮士中却仍是不即不离的与他并肩而行。殷吉数次放快，要想将他抛落，但每次只抢前数丈，阮士中又稳稳的追将上来。

眼见离峰顶只两三里路程，殷吉笑道：“阮师兄，咱俩比比脚力，瞧谁先上峰顶。”阮士中道：“我哪里赶得上殷师兄？”殷吉道：“别客气啦！”话一出口，如箭离弦般疾冲而上，不到片刻，离峰顶已只数丈，回头见阮士中在自己身后约有丈许，一提气，正要冲上，阮士中突然一纵而起，落在他的身旁，低声道：“那边有人！”伸手向峰左树丛中一指。殷吉心中一寒：“此人轻功，果然在我之上。”见他弯腰低头，轻轻向树丛中走去，当下跟随在后。

两人走到树后，躲在一块凸出的大石之后，探头向前望去，只见下面谷中刀剑闪光，有五个人聚在谷底。三人手执兵刃，分别守住三条通路，自是怕人闯进，另外两人一挥钢锄，一舞铁铲，正在一株大树下用力挖掘。显是两人心知强敌追随后，时机迫促，是以四只手臂一刻不停，此起彼落，忙碌异常。

殷吉低声道：“果然是饮马川的陶氏父子。那三人是谁？”阮士中轻声道：“饮马川的三个寨主，都是硬手。”殷吉道：“正合适，五个对五个。”

阮士中道：“殷师兄，你我同云奇三人自然不怕，云阳和青文却弱了。先出其不意的宰他一两个，余下的就好办。”殷吉皱眉道：“若是江湖上传扬出去，说我天龙门暗施偷袭，岂不教天下英雄耻笑？”阮士中冷冷的道：“为田师兄报仇，斩草除根，一个也不留下。咱们自己不说，没人知道。”殷吉道：“陶氏父子当真这么难对付么？”

阮士中点点头，隔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平手相斗，小弟没必胜把握。”殷吉知道北宗自掌门人田归农去世后，阮士中已是门中第一高手，听说田归农在日，也自忌惮他三分，适才上山较劲，他似乎有心相让，才成了个不胜不败之局，若出全力，只怕自己要输，于是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弟是客，自当由阮师兄主持大局。”

阮士中心道：“哼，你要做英雄，由我做小人就是。”当下不再说话。这时曹云奇已经赶到，再过一会，周云阳、田青文二人也先后来了。阮士中低声道：“殷师兄、云奇和我各发毒锥，干了把风的三人，再围攻陶氏父子。云阳与青文待我们出手之后，再行上前。”四人听了，当即放轻脚步，弯腰从山石后慢慢掩近。

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后，低声叫道：“阮师叔！”阮士中停步道：“怎么？”田青文道：“陶氏父子要捉活的。”阮士中双眼一翻，露出一对白睛，低沉着嗓子道：“你还要回护陶子安那小贼？”田青文道：“我总觉得不是他。”阮士中脸色铁青，将插在腰带上的那支羽箭拔了出来，递在她手里，道：“你自己比一比去！这是那小贼适才射雁的箭。”

田青文接过羽箭，只看了一眼，不由得两手发颤。曹云奇在她身旁，一直瞧她的时候多，望敌人的时候少，见了她这副神情，不禁又喜又怒，喜的是眼见陶子安性命难保，怒的是她对那小贼显然情意甚深。他脾气暴躁，越想越恼，正待出言讥刺，阮士中在他肩头一拍，向着在东首把守的那人背心一指。

这时田青文与周云阳已伏下身子，停步不进。阮殷曹三人各自认定了一名敌手，每人手中都暗扣三枚毒锥，悄悄走近。那毒锥是天龙门世代相传的绝技，发出时既准且快，而且毒性猛烈，被打中了三个时辰毙命，厉害无比，江湖上送它一个名号，叫作“追命毒龙锥”。

曹云奇心想：“师叔要我打东首那人，我却要用毒锥先送了陶子安那小贼的性命，既报师门深仇，又拔了眼中之钉。若是待会将他活捉，夜长梦多，不知师妹又会生出什么古怪来。”算计已定，越走越近，眼见离敌人已不足五十步，当下伏低身子，凝望着陶子安一起一伏的背影，只待阮士中挥手发号，三锥立时激射而出。

铮的一声，陶子安手中的钢锄撞到了土中一件铁器。阮士中高举左手，正要下落，猛听得嗤嗤嗤数声连响，旁边雪地里忽然射出七八件暗器，分向陶子安等五人打去。

这些暗器突如其来的从地底下钻出，事先没半分朕兆，真是匪夷所思，古怪之极。陶氏父子武功了得，暗器虽近身而发，来得奇特无比，但仗着眼明手快，还是各举锄铲打落。望风的三人中一人仰天一摔，滚入山沟之中，两枚袖箭分从头颈顶边擦过，侥幸逃得性命。其余两人却哼也没哼一声，一枚钢镖、一柄飞刀都正中后心，扑在雪地里再不动弹。

这一下变起仓卒，陶氏父子固然大出意料之外，阮士中等也是惊愕不已。

陶子安的父亲“镇关东”陶百岁骂道：“鼠辈，敢施暗算！”这一声宛若凭空起了个响雷，威猛无比。只见身侧雪地中刀光闪动，从地底下跃出四人。

原来这四人早知陶氏父子要到此处，在雪下挖了土坑，已等候数日。四人守在坑中，坑上用树枝盖了，白雪遮住，只露出了几个小孔透气，旁人哪里知晓？

陶氏父子抛下锄铲，急从身边取出兵刃。陶百岁使的是一根十六斤重的钢鞭，陶子安则用单刀。那滚在山沟里的马寨主怕敌人跟着袭击，在山沟中连滚数滚，这才跃起，他手中本来拿着一对链子锤。

看敌人时，见当先一人身形瘦削，漆黑一团，认得是北京平通镖局的总镖头熊元献，此人精熟地堂刀功夫。饮马川山寨曾劫过他镖局的一支大镖，熊元献使尽心机，始终没能要回，是以双方结下梁子。另一个女子，约莫三十二三岁年纪，马寨主识得她是双刀郑三娘。她丈夫本是平通镖局的镖头，在饮马川众寨主劫镖时刀伤殒命。此外是一个胖大和尚，手使戒刀；一个紫膛脸汉子，使一对铁拐，均不相识。想来都是平通镖局邀来的好手，埋伏在这里以报昔F之仇了。

陶百岁喝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老夫手下败将。除了姓熊的鼠辈，武林之中，原也没人能做这下贱勾当。”这话虽是斥骂熊元献，但殷吉听了，不禁脸上一热，斜眼看阮士中时，只见他双目凝视谷中敌对双方，对这句话直如不闻。

熊元献细声细气的道：“陶寨主，在下跟你引见引见。这位是山东百会寺的静智大师。这位是京中一等侍卫刘元鹤刘大人，是在下的同门师兄。你们多亲近亲近。”陶百岁身材魁伟，声若雷震，熊元献恰与他相反，一个阳刚，一个阴柔，两人倒似天生的对头。



陶百岁骂道：“好小子，一齐上吧，咱们兵刃上亲近亲近。”钢鞭在空中虚击一鞭，呼呼风响，足见臂力惊人。熊元献不动声色，低低的道：“在下是陶寨主手下败将，不敢跟你动手，只求见赐一物。”陶百岁怒道：“什么？”熊元献向他们挖掘的土坑一指，道：“就是这里的東西。”

陶百岁一捋满腮灰白胡子，更不打话，劈面就是一鞭。熊元献闪身避过，叫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陶百岁喝道：“又有什么话说？”熊元献道：“在下已在此处相候三日三夜，专等陶寨主到来。若是不瞧尊驾父子金面，此物早就取了。这里的東西本来不是饮马川之物，一向由天龙门经管，现下换换主儿，亦无不该。”陶子安道：“熊镖头说得好漂亮的话儿。这雪山上千里冰封，你们若是早知埋藏之处，还不早就取了去？”

那郑三娘一心要报杀夫之仇，叫道：“多说什么？动手吧！”话声未毕，三柄飞刀刷刷刷接连向马寨主射去。马寨主链子双锤飞起，将两柄飞刀打落，眼见第三柄来得更是劲急，直取胸口，当下双手一崩，双锤之间的铁链横在当胸，正好将飞刀挡落，左锤一缩，右锤已扑面打出。郑三娘身形灵动，矮身低头，双刀一招“旋风势”，直扑进怀。马寨主左锤飞出，消去了这招。

这两人一动上手，那和尚挥戒刀直取陶百岁。镇关东不避反迎，铁鞭横打，刀鞭相交，迸出星星火花。和尚只觉手臂酸麻，刀锋已给打出一个缺口。陶子安舞刀奔向熊元献。六人分作三对，在雪地里性命相扑。刘元鹤手执双拐，在旁掠阵，眼见那和尚不是陶百岁对手，叫道：“大师退下，让我来会会镇关东。”那和尚兀自恋战。刘元鹤跨上一步，右膀在静智和尚肩头一撞。那和尚立足不住，跌出三步，忽觉金刀劈风，一刀向脑门劈来，急忙缩头躲闪，原来是陶子安抽空砍了他一刀。静智吓出一身冷汗，惊怒之下，挺刀与熊元献双斗陶子安。